

~非想像~

第三年回來鄉下小屋，湛藍的天空，漲潮的海岸線，呵，五月天的台灣中部海岸。坐在小屋前，有著涼風吹拂，偶而飄來鄰家阿婆烹烘蒸糕的米香味。想起了，原來 dragon-boat Festival 大概也近了。鄉下步調著實慢，沒有塵囂熙熙攘攘的汽笛聲。漫走鄉間，左一手抬伸、右一聲伯仔好、**ㄟ啊**早、**婆仔**身體健康、阿公您真正勇，這該就是鄉下的濃稠人情味吧！

夜裡，沒有七／八月的暑氣。房裡不需事先開上冷氣，旋轉的電風扇依著窗口吹來的自然風，瞬間 cool down 整個榻榻米牀的溫度。呵，難怪小孩一上牀，翻滾兩下，壓平的臉龐、擠壓的五官，全貼在榻榻米上，老二說著：「好涼，好舒服哦……。」轉過身的霎那，睡神已附了身，「一、二、三」……。微笑的表情，甜蜜的笑容，今天海堤鐵馬兜風，岸邊嘶吼觀潮。漲線裡，一排排釣客抓著了 timing，抖動的拋物線，似乎每人都期待著魚蝦豐收。那該也是釣魚情事，無與倫比的媚力所在。

從倉庫裡，扛出塵封多時的籃球架。抬昇高度，對著老大說：「哦！哥哥，您又長高了，今年要將高度再往上抬昇一格。」「我本來就很高，去年，我就可以丟進這麼高的球了。」驕傲的哥哥，胖潤的臉龐，桌球是他的自豪，籃球似乎也可以蠻幹地跟著鄰家的高手，追逐投跳，臭汗淋漓。瘋狂的兄弟，搭配演出，與著鄉鄰玩伴正尬飆球技。那二天，不是大人世界所能承受的體力消耗，令人稱羨小孩的無窮精力。有這麼一夜，窗口自然力與電源旁風扇力的共伴效應下，兩個小孩，顛覆「一、二、三」的常用「恐嚇」技倆，成了「一、二、三」，哦哦，翻過身來，都睡著了。

帶了幾本書，大人的、小人的，在牽掛的紅色背包，有著陳跡的公文資料，墊鋪在底層；有著倉惶帶上的幾頁 CNN news paper, chinapost news papers，有著恣意要〈掃毒〉所帶上的散文之事，沖淡對電腦世界的慾念。只有在忙碌的片刻，才能自我／自在地玩味這些 extras。想當然耳，若想遙憶當年好漢痴、英雄勇，成就生命全都錄的小一段插曲，亦或生活省思的當頭棒喝，引著自在與自我的因緣與分野，就是現在的留痕。不經意地瀏覽裡，該能有著跳脫浮世繪、螞蟻世界的不同，清醒了些眾醉與清醒的一絲點禪機吧！

那幾本書，有著那小人的老二去圖書館，總不願空手而回的書。肯定是會抓上幾本讀物「陪

葬」，要大人買單。在借閱證上，承擔書本塗畫，損毀，遺失的風險。第一次將老二的「小本」童書看的這麼仔細（因為「看不懂」，因為看得「迷迷糊糊」，……），或許悟性不夠，有幾則還是理不清啥所以然來。

窗台上只有花瓶，他的工作就是裝滿花朵。花瓶很喜歡花朵，當他從窗台上巴望著大街，發現有人捧著一束花進門，他就眉開眼笑老半天！他見過形形色色、各式各樣的花，有瘦長優雅的鬱金香、驕傲嫵媚的玫瑰花、魅力十足的百合花、楚楚可憐的小雛菊、快槳淘氣的野花兒，甚至高貴脫俗的蘭花，偶爾花瓶裡也會什麼都沒有。現在一大束潔白如雪的玫瑰放在他裡面。她們真是漂亮迷人，看起來如夢似幻。玫瑰們也極力搔首弄姿，展現曼妙身材，她們覺得自己美如天仙，竟然被放在這只普普通通、其貌不揚的瓶子裡，真是委屈！不過，花瓶對她們的抱怨並不在意，他只是揚起嘴角笑了一笑。一星期過後，玫瑰枯萎了。她們的天生麗質不見了，不管換再多的清水、再花多少心思來照顧，都不能讓他們回復青春，免被於扔進垃圾桶的命運。而花瓶依然微笑著站在窗台上，等待新鮮的美人出現！

<花瓶>

莎莉家廚房的水龍頭長得不怎麼好看，他的眼睛一隻是藍的，一隻是紅的，不只這樣，兩顆眼珠還斜斜往相反的兩邊看。水龍頭心情好的時候，就會有溫暖的水流出來；他一發火，水就變得又熱又燙；當他心情低落，也溫也跟著涼了一截。而且他最討厭洗碗槽裡，堆著油膩膩的碗盤，他只要看到髒碗盤，馬上動手把它們洗得一乾二淨。有一天水龍頭感冒了，雖然他把自己關得緊緊的，但水還是不停的從鼻子滴滴答答落下來。莎莉說：「給他一條手帕，讓他吃些藥，就會好起來吧！」不過莎莉的媽媽可不接受這個點子。他說：「我們應該要找水電工來幫忙！」一個小時過後，水電工匆忙帶著扳手、鉗子、和各樣稀奇古怪的道具出現，而水龍頭看起來很害怕。莎莉輕輕摸著他滾燙的額頭，試著安慰他：「不要緊張，忍耐一下，不會痛的！」最後，水龍頭終於恢復健康，心情又開朗起來，他的眼角充滿了感激之情：紅色的眼睛望著媽媽，藍色的眼睛望著莎莉。

<滴答水龍頭>

挑了二則，<花瓶>、<滴答水龍頭>。無關抄襲的本意，只是讚嘆作者，立陶宛畫家，卡斯特提斯（Kestutis Kasparavicius, 《書看書、魚釣魚》），的超乎想像力。有著老聃哲語，「道可道 非常道」的精神，所以給了「想可想 非常想」的非想像題裁。「小本」裡點著浮世繪圖圈，自以為是、自作聰明、自我陶侃、弄巧成拙、……的人性。序字裡，引述著繪本「趣味中藏著

辛辣，笑聲中含著淚水」。偶而幾則敲醒一絲悟性的老人，也想幻憶三兩則事。無奈，天份不足、情事不夠、狂瘋未能極至，大概還得磨些時日……。騰摩之餘，不知覺地給了些刺激，或許在睡夢、在酣意裡，得有創作的激盪。洞悉些生活、自然、動靜、生命的連通與等價，該也不知覺地正等著與筆墨的姻緣呢！

~秋風/王旭正~